

十三

霍桑探案集

程小青著

群众出版社

霍桑探案集 十三

程小青著

群众出版社

1988年·北京

霍桑探案集

(十三)

程小青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3千字 插页1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35 定价：2.35元

ISBN 7-5014-0230-2/I·71

印数：00001—17600册

霍桑探案集

目 录

两粒珠	(1)
一 不可思议的符号	(1)
二 一粒珠	(10)
三 意外波澜	(19)
四 两条线路	(29)
五 一线之光	(37)
六 霍桑的来客	(44)
七 故事	(51)
八 结束	(62)
轮痕与血迹	(69)
一 野云寄庐的凶案	(69)
二 吕教授的嫌疑	(73)
三 这里有血呢	(76)
四 尸室中	(81)
五 霍桑的工作	(85)
六 老仆的供述	(90)
七 犬的问题	(93)
八 分工	(99)
九 关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的消息	(105)
十 哑谜关键	(109)

十一 黑夜中的工作.....	(114)
十二 落网.....	(120)
无罪之凶手.....	(132)
一 一阵骚乱.....	(132)
二 蛋壳.....	(142)
三 苦肉计.....	(151)
四 失败了.....	(157)
官迷.....	(164)
一 旧书中的新资料.....	(164)
二 怪声.....	(169)
三 惊呼.....	(173)
四 关键.....	(179)
五 训诫.....	(184)
酒后.....	(193)
一 枪声人影.....	(191)
二 尴尬局面.....	(198)
三 贱姓不幸.....	(204)
误会.....	(209)
一 隔室中.....	(209)
二 多事之夜.....	(214)
三 全武行.....	(221)
第二张照.....	(229)
一 秘密照片.....	(229)
二 翦翠亭后.....	(237)
三 意外主顾.....	(244)
四 谈判.....	(254)

五 再来一手.....	(267)
犬吠声.....	(280)
一 吠声中的血案.....	(280)
二 皮鞋印.....	(283)
三 一封信.....	(289)
四 黑夜中的哑剧.....	(293)
五 剧情的说明.....	(301)
霍桑的童年.....	(306)
《霍桑探案集》	
编后.....	(315)

一 不可思议的符号

那年革命军的势力还没有达到东南，东南二省间忽然起了内战。当战争最剧烈的当儿，说也惭愧，那沿铁路线一带的人民，都把上海租界——当时租界还不曾收回——当作了避难的安乐窝，竟扶老携幼象潮涌似地赶来。战事发生在铁路线上，铁路的交通虽断，一大半人都乘着长江轮船大绕圈子。上海社会的心目，都盼望着内战早日结束，别的事都不足以引起他们的兴味。

一天下午，我也因着闲得无聊，特地往爱文路去访霍桑。我看见他穿着一件纺绸的短袖衬衫，两手插在那条白胶布的裤袋之中，嘴里衔着纸烟，在他的办公室中乱走。那藤椅旁边的地板上堆了不少书籍和报纸，却都杂乱纵横。此外还有半瓶汽水，一只玻璃杯子，和一把蒲扇。

他一看见我，便立定了向我瞧了一瞧，说道：“包朗，你这几天怎么样？不是觉得闷得慌吗？”

我笑了一笑，答道：“你自己呢？”

霍桑皱着眉头道：“唔，不必说！请坐。要不要饮一杯冰水？”

这天正是国历九月十七日，气候的热度还常在华氏八十度左右。我走了一会，果真觉得很热。我坐下来饮了一杯冰

水，心头略觉凉快些儿。

霍桑问道：“你这几天可从事著作？”

我摇头道：“我的手指好久没有接触笔管了；一切都在停顿中。”

“可是没有资料？”

“不是。资料尽有，只是不能镇住我的心思。”

霍桑连连点头道：“就是啊。我此刻也仿佛置身在战地上面，被那枪炮的声响所震，竟也没有心思握管。”

我诧异道：“什么？你也要打算从事著作？”

霍桑指着那藤椅靠手上的一本深红簿面的西装书，说道：“我因为这几天没法排遣，就把这一本哈雷特所著的罪犯心理仔细研究。因此我得到了几种心得，很想写出来做一种参证。可是我只没法按捺我的心思。”

我点头道：“这也难怪你。我早说过，在这种时期，虽然不直接受战事的影响，但到处都现着停滞的现象。你近来当真没有什么惊奇的案子吗？”

霍桑摇头道：“莫说惊奇，就是连寻常的偷盗劫夺，也没有人来请教。我在烦忙的当儿，对于平淡无奇的案子固然谨谢不遑，可是在这空闲无聊的时期，那自然应当别论了。”

我笑道：“那末，此刻假使有人在电车上被一个剪辮摸去了一只藏着一张五元钞票的皮夹，特来请教你去侦探，你可也——”

霍桑忽作引耳倾听状道：“唔，外面有什么人来了。”

我却不曾听得什么声音。莫非霍桑闲极无聊，只希望有人来请教，故而有这个幻想？可是我仔细一听，门口果然有交谈的声音。接着便见施桂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名片。霍

桑的眼睛里陡露异光，一边向我得意地瞅了一眼，似暗示我这来客一定是求教的主顾，一边却走前一步去接那名片。我也觉得若使是熟客，用不到这样投递名刺。那末霍桑也许真有个有试一试身手的机会了。

霍桑说了一个“请”字，施桂便回身出去。我立起来瞧那名刺。那名片的质地很坚致精美，片上印着“宋伯舜”三字，左下角上，另有“江苏松江”四字，却并没有职衔。

不一会，施桂已引着来客进来。那人约摸近五十岁，身材瘦小，背脊已有些弯曲，眼睛近视，脸色白而无血，颌下留着短须，有几茎已经灰白。他身上穿着一件天蓝绉纱的夹衫，打扮明明是上流社会中人。他进得门来，拱了拱手，立定了向我们俩呆瞧，似乎不知道应向哪一个人说话。

霍桑先招呼道：“宋先生，你可是要找鄙人？这位包朗先生是我的好友，你大概也早已闻名。请坐。我料先生见教的事情，不见得怎样严重吧？”他回目瞧瞧我，努一努嘴，似有些不能满足他的期望的样子。

我也觉得那客人脸上虽也带着些忧容，但并无惊惶之色。霍桑所料的大概相差不远。

来客一边缓缓地坐下，一边庄容答道：“霍先生，你怎么知道不严重？我倒觉得很奇怪！……唔，很可怕！”

霍桑的眼光闪了一闪。“唔，当真？什么事？”

宋伯舜从衣袋中摸出一张纸来，郑重地交给霍桑。“霍先生，瞧瞧。这有什么意思？”

霍桑仰起了身子，把那折叠的纸接过，展了开来。我也凑过去瞧视。那是一张八行信笺。笺上画了两个交联的圆圈，如8形，每一个约有银币大小，另外有一个9字号码；

此外并没有什么字迹。霍桑把那纸在亮光处照了一照，又翻转来仔细瞧了一遍，脸上显出疑惑的神色。

他问道：“这可是什么人寄给你的？”

宋伯舜摇头道：“不是。”

“那末哪里来的？”

“是我自己画的。”

霍桑注视着他，似乎疑惑不解。但那来客不等他回答，又接着说话。

他说：“我要请问先生的，就是这两个圈和一个9字有什么意思。你以前有没有看见过？”

霍桑忽向我笑道：“包朗，你想我们还是空闲着没事好呢？还是猜猜这没意识的哑谜更有趣些？”他的身子又靠着椅背，两腿也交叠起来。

我作调解声道：“宋先生，我揣测你的意思。似乎要叫我的朋友解释这纸上的符号。但你应得先把它的来历说明才是。”

这句话显然提醒了他。他又拱一拱手，忙点头赞同。

他说道：“不错，我来告诉你们。这两个圈和一个9字，本是画在我的屋子门前的水泥阶上的。那是用白铅粉所画，大小和这个相仿。我照样画在纸上，特地来请教。霍先生，请问这究竟是什么符号？有什么意思？”

霍桑重新注视着来客，淡淡地答道：“这两个符号，是画在你的门外阶上的吗？那说不定是什么顽皮的小孩子随便画着玩的。你何必这样子大惊小怪？”

宋伯舜摇头答道：“不是，不是。霍先生，我料想这里面一定有特别用意！请问这样交联的双圈，是不是什么秘密党

的符号？我听说近来那班绑匪，非常可怕。霍先生，你以前可曾看见过这样的符号没有？”

霍桑不即回答，但把眼睛在宋伯舜脸上默默地看着。我见那人的容色严肃，眼睛里含些恐怖，绝不象是儿戏的事。

霍桑说：“既然如此，你姑且说得明白些。你住在哪里呀？你所以到上海来，大概是为避兵乱的缘故吧？”

宋伯舜点头道，“正是。我到这里还只两个星期。起先住在东大旅社，后来因着开支太大，听说山海关路有新造的屋子刚才落成，便去租了一宅。那里共有三十宅新屋，我住的是第七号。”

我不禁接口道：“不错，那都是单幢的西式屋子，门口接着马路。”

宋伯舜应道：“是啊。我住进去了三天，本是相安无事。谁知昨天十六日早晨，我吃过早饭，在门口闲立一会，忽见水泥阶上的一旁有这两个符号。我起先也不以为意，和先生一样的见解，以为是过路的顽皮孩子画在那里的。我便叫我的仆人根虎抹掉了。到了昨天晚上，我在楼上靠马路的前房中坐下。一会，我偶然揭起窗帘，向马路上一望，忽见一个黑影子站在我家的门前。那人似乎正向我家的前窗探望着，一见我揭起窗帘，忽然拔足奔逃，一转瞬便即不见。我已觉得微微惊异。不料到了今天早晨，那同样的符号竟又在水泥阶上发现了！”

霍桑听了这几句解释，已不象先前那么冷淡了。他略略坐直了些。

“这一次在阶沿的什么地方？”

“在阶的右侧，和上一天发现的所在相同。”

“莫非你的仆人上一天没有抹掉，故而仍留在那里？”

“不。昨天我吃过饭后，曾亲自到那里去看过，已经没有影迹。并且今天早晨所发见的符号，和昨天的略有不同。那两个交联的圆圈虽是一样，但那个9字却已改作了10字。”

霍桑更挺直些身子，沉吟了一下。“你以前可曾接到过匿名信等类？”

“没有。”

“可有什么陌生的朋友造访过？”

“也没有。”

霍桑又一度沉吟。“那末你家中有多少人？”

“我们老夫妇以外，有一个小女一个小儿。还有寡居的舍妹，也和我们一同避难来的。”

“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男子了吗？”

“没有。因此我特地雇了一个男仆陪伴闹热。那就是我说起的根虎。”

“这根虎你是在这里雇用的吗？”

“是的，他是我一个朋友荐给我的。”

“你在这里有多少朋友？”

“不多。一个是我的同行，名叫朱信甫，是大成银楼的经理。根虎就是在银楼里做过的。还有两个，一个姓张，一个姓王，都在南市米行里面。但这两个人，自从我到了上海以后，只会过一面。他们并没有到我新寓里去过。”

“那个姓朱的可曾来过？”

“也没有。”

“这样说，你迁入新寓以后，竟没有人造访过？”

“是，当真没有。只有隔邻八号里的黄老先生，到我那边

去谈过两回。他是扬州人，从前做过知事，也是来避难的。”

霍桑蹙紧了眉毛。他把交叠的右腿从膝上放了下来。他的右手摸着下颏；左手的手指兀自在那藤椅边上弹着，似乎一时也摸不着头绪。我也推想不出这两个符号究竟有什么用意。是没意识的吗？但据来客所说，连接写了两次，并且号码不同，显见不是偶然的事。那末，有什么用意呢？有什么人和他恶作剧？但他不是少年，他的模样儿非常谨严，在这里相识的人又不多，也决非事实。莫非当真有什么匪党要向他勒索吗？但这种方式也太诡秘了，我从来不曾听说过。

霍桑又突然问道：“你想你家的仆人是是个什么样的人？”

宋伯舜道：“你问根虎吗？他很可靠；信甫荐给我时，也说他诚实。况且那阶上的9字和10字，写得也很圆熟，决不是象他这样的粗人写得出。”

“这符号发见以后，根虎可曾有什么话？或表示过什么意思？”

“没有。那第二次的符号，今天早晨还是我自己抹去的。他也没有瞧见。”

霍桑脸上又现着失望的样子。他把那张符号纸丢在书桌面上，低垂了头，目光瞧在他的白帆布的鞋尖上面，那鞋尖却不住地在那里动着；可见他此刻也象我一样地困在迷阵之中。我暗忖他起先不耐闲居，此刻有了事情，偏偏又如此幻秘，一时无从捉摸。我又听得霍桑高声问那来客。

“你不是说有一位千金吗？”

“是啊。”

“伊的卧室是不是靠马路的？”

“正是，伊和舍妹同房间的。”

“伊几岁了？”

“十四岁。”

这答语又使霍桑的眼光垂下了。少停，他又问道：“那末，令妹呢？”

宋伯舜道：“伊今年四十四岁，小我两岁。但先生问起她们，有什么意思？”

霍桑似乎没有听得。他的问句撞了壁，低着头默然不答。宋伯舜似乎觉得不耐。

他道：“霍先生，我的来意，不在小女，却在小儿身上。他今年才六岁。我在松江的时候，早听得上海的绑匪非常猖獗。因此我一看见这奇怪的符号，就不免暗暗吃惊。但这件事还凭空无据，我未便就去报警。我素闻先生的大名，善给人家解决疑难，故而冒昧来求教。霍先生，你想这事究竟有没有危险？”

霍桑从藤椅上立起身来，走到桌子面前，把一个大水瓶中的冷水倾了一杯，举起来一饮而尽。他又走到窗口，挺一挺腰，呼了一口长气。歇了一会，他才回头来答话。

“宋先生，我很抱歉。此刻我实不能下什么断语。你姑且忍耐些儿，静瞧着再有什么变动没有。如果有什么可异的情形，或收到什么信札之类，你就差一个人来报告。我再给你想法。”他顺手将那书的符号，从桌面上取起，折好了还他。

宋伯舜半信半疑地问道：“霍先生，你想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霍桑含着笑容，作安慰声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两句古话，在某一种局势下也用得着。你请放心吧。”

宋伯舜点了点头，才缓缓立起身来，又准备向我们俩拱

手。

霍桑忽止住他道：“慢。这发见符号的事，你可曾和什么人谈起过？”

宋伯舜道：“没有，连内人都不知道。”

“那很好。你此刻回去，也不必多说，只等一有什么动静，立即给我知道。”

“好。隔壁黄家里有电话，如果再有什么变动，我立即可以报告先生。”

霍桑送宋伯舜出去以后，便回到藤椅子上，开始烧吸他的纸烟。他的目光垂下，烟雾的吐吸也缓慢而有节奏。他既静默无语，我也不便开口。我防他正在运思，开口也许会乱他的思绪。

一会，他忽仰起目光来，说道：“包朗，我老实说，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平凡无奇，可是我竟无从索解。那倒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历！”

我答道：“这事真不可思议。我也茫无头绪。”

霍桑努力地抽吸了一回烟，又向我说：“包朗，你记述我的案子已经不少了，但失败的却没有几桩。这一次也许是我的大失败了。”

他立了起来，在室中往来踱着。他的纸烟吸了几口，还剩半截，便随手丢在痰盂里面。我见他这种样子，很想找几句譬解的说话，却竟无从说起。天色已是不早，我只得起身告别。

他送到我门口，说：“包朗，明天会。你明天如果没有事，我们再可相见。据我意料，这一件奇怪的事情决不会就此中止的。”

我点了点头，就分别回家。我觉得他的最后一语，分明他预料这案子明天就要有什么发展。但发展的情形如何，霍桑也不能前知，我自然更不必耗费脑力。

二 一粒珠

下一天——十八日——早晨九点钟时，我果真接得霍桑的电话。我以为是那奇怪的符号也许又一度发作了，却不料是另一件案子。前几天霍桑正闲得不耐，现在却又接一连二地发生案子，在霍桑也可以说是聊以慰情了。

霍桑向我说：“你别误会。这不是山海关路的案子。刚才租界警署的侦探长王良本打电话给我，说大南旅社一百零三号中出了一件窃案。那人认识几个机关中人，情势上比较地吃紧些。他觉得没有头绪，所以叫我去瞧瞧，我知道你也闲着，不如一同往那里去走一遭。你直接往浙江路和福州路转角的大南旅社去吧。我这里也就动身哩。”

这电话是从他寓里打来的，显得他也刚才得信。我急急戴了草帽，雇车向浙江路大南旅社进行。我到的时候，恰巧霍桑的车子也刚才停在旅社门口。我和他招呼了一声，便一同进去。

在这个时期，上海旅馆的生意真是利市百倍，闹热极了。无论那旅馆主人怎样贪心，趁火打劫地把住宿费抬高，那些避乱寄寓的人们为着要保全他们的生命，依旧是纷至沓来。任何旅馆都挤满了人，甚至后来到的，虽情愿多出高价，竟没有容足之地。因此引起了旅馆老板们的无厌的贪欲，造成

了一种“浑水摸鱼”的心理——这是战争中杀人流血以外的最严重的损失。我们进了旅馆，见旅客们憧憧往来，语声也喧嚣聒耳。但这些人的脸上有一种普遍的现象，都带着些仓皇不安之色。

休格魁梧而常穿着玄色长衫的王良本从账房里出来，分明他也正在那里探听。他见我们，便走过来招呼。

霍桑问道：“你说是件窃案？”

王良本应道：“正是。”

霍桑低声道：“损失可大？”

王良本皱眉道：“据他说竟是无价之宝！”

霍桑似微微一震，问道：“那是什么东西？”

王良本道：“单单失了一粒世传的珍珠，故而没有价值。其实据他所说的大小，至多也值得一二千元罢了。”

王良本摸出一张纸来。纸上绘着一个小圈，说是失主所绘的珠样。我见那珠样足有大黄豆般大小。

王良本引手指着朝东一面的楼梯，说：“他们住在楼上。我们从这一部楼梯上去。”

原来那里有两部楼梯：一部向浙江路，一部通福州路的门。我们就往那靠浙江路的一部上去。当我们上楼时，王良本又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们。

“这人姓姜，名叫智生，五天前从常州逃来。他从前在北平做过什么金事。此番共有四人，一个是他妻子，一个十七八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年老的女仆。昨天晚上，老夫妻俩和女仆一同往戏院里去的，只有他儿子留在寓里。今天早晨，那姜某的妻子偶然開箱，忽然发见失珠的事。”

霍桑但默默记着，并不答话。我们上了楼梯，王良本便